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菽園雜記卷六至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張采

菽園雜記卷六

明 陸容 撰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粮道自淛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黄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

淇門其難益不可言况運衆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

於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
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
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
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
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定鼎
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令濟
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喻往來船隻不得
擠塞閘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上

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
樂間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水運至
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般運至衛輝
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
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
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
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
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

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
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
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
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
其要語記之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
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爲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
爲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强死爲厲游

虎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墓招魂巡等故云然耳非解厲鬼字義也後人多誤解此字致生邪説至有以厲即古癘字謂巡為掌疫癘之鬼若致道觀塑巡為青面鬼狀世之謡謬如此正由誤解此字故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謡為雨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謡為三姑而肖三女郎馬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謡可笑大率類此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為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啟昭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也逐雉者為言其事始知雉亦能為蛟云

京師多尼寺惟英國公宅東一區乃其家退閒姬妾出家處門禁嚴慎人不敢入餘皆不然然有忌人知者

有不忌者不忌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鐍户而出至暮潛携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懼乃踰垣而出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巧工修尼寺得纓騣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欲屍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墻下法司

奏抵尼極刑而毀其寺今宫墻東北草塲云是其廢址也

唐季黄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黄姓之家及黄州黄岡黄梅等處皆以黄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産竹得名民以黄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盗如黄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永樂間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年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户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戍代間尚書余公議欲再爲差官點選時當選處適多饑饉職方郎中劉大夏與予力沮之余不能奪其議遂寢

令之所謂左畨即古人之所謂右如易繫辭傳書其後

曰右第幾章說文註親字云左從辛從木志錢幣者云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予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位置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又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未能決

然無惑也

成化辛丑歲西域賽瑪爾堪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予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鉞為尚書必欲為覆奏予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騎服葢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卻之如或閔其重譯而

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詒笑於天下後世陳公覽之恐拂上意乃洛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黄狗但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鬣耳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言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腔醋蜜酪各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禄

日給酒飯所費無筭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外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耳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腦也聞蜈蚣遇蝎篆即不

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獨畏燕象
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此雖譏切時事之
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
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
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
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而於時制漫不之省
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

法司爲刻良可笑也

本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嫂叔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然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北方老嫗八九十歲以上齒落更生者能於暮夜出外食人嬰兒名秋姑予自幼聞之不信同寮鄒繼芳郎

中云歷城民張家一嫗嘗如此其家鎖閉室中鄒非妄誕人也秋北人讀如篘酒之篘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鷴恕齋詩也程少詹克勤云嘗見作此題者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鄒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有作文者集古句一聯云雨三日不止求之與與之與水一勺之多出乎爾返乎爾亦佳

永樂三年命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質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時與選者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吾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曰有志之士命增為二十九人名庶吉士閒洪武壬子歲嘗選會試士十八人授編修等職讀書文華堂

後又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諸署若解縉為中
書庶吉士是也而專置之翰林則始於此
天順間文臣閣老李文達公賢武臣錦衣衛指揮門達
最得君而達尤聲勢隆赫傾動中外嘗忌李出已上
欲乘隙間之有軍匠楊暄者以工彩漆著名于時一
日疏達不法事以聞達因愬於上云此李賢嗾之也
知上必親鞫密名暄囑之暄懼死陽承順惟謹上果
鞫於内苑山子下暄以實對云事非由賢門達囑臣

誣賢臣與賢素不識不敢枉也達由是寵衰而禍作矣古人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觀此可知

今人有喪剪帛以授弔客謂之發孝大抵京師人家發孝主於勾引祭賻之貲江南人家發孝主於勾引人光賁送喪士大夫家亦有為之者此非禮之禮也楊文貞公遺戒子孫不用此最是

朱文公先生本號晦菴今人稱考亭者亭本前代一御史築於其考墓旁故名歲久亭廢韋齋愛其山水嘗

欲即其廢址作書院而不果文公後作考亭書院以
成先志非別號也
行人司行人初置三百六十員今存三十六員蓋國初
諸司官不差出凡有事率差行人永樂中減革行人
員數諸司公務差本衙門官出辦行人非册封親王
使外國賫捧詔書之類不差然當時進士除行人者
九年才得陞六品官人多不樂今九年得陞各部員
外郎三年得選任御史行人頓爲增重於前舊嘗爲

之語云非進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餽賮不去其濫可知令朝廷重之人各自重無此風矣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而妒懼其夫置妾常爲賔娠以沮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産則一胞爲鳥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尚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敬禮甚隆飲

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雍御史泰未第時嘗自金陵還陜西道經鳳陽投宿一老嫗家問知是舉子喜云昨夜夢有御史過吾家子其人耶雍後以進士令吳被名為御史陸參政孟昭未第時夫人夢得官參政後果不爽觀此則人之出處信有前定非偶然也

錢原溥學士回自謫所道江西布政使翁公世資作詩送之序云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功行賞殆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得非闕典與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歲甲申英廟上賔先生遂為權貴所擠而有順德之行皇上一日御經筵閱講臣獨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吏部名還復舊官予嘗以是質之內閣供奉謝伯寬云歲甲申以下一段失實蓋原溥嘗在內

書堂教書令之近侍若懷恩輩皆多出其講下其出以附王倫其入以懷公之力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伯弘文舘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部尚書王驥封靖遠伯天順中都察院副都御史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寺卿楊善封興濟伯成化間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革爵謫遠地基善革於身後子孫世祿驥

一人而已

本朝軍衛舊無學令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學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獨治一城無學可附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琦之請也其制學官教授一員訓導二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平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學者從提學御

史試而充之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譌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歲予有考技之後至遷安適同年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予戲語云饌有驢板腸即赴盖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詬者如蘓淛云鹽豈江西云臘雞湖廣云乾魚之類是已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

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嘗登嶧山山僧作水飯為供食一蔬味佳問之云張留兒菜令採觀之乃商陸也餘姚人每言其鄉水族有彈塗味甚美詳問其狀乃吾鄉所謂望潮郎耳此物吾鄉極貧者亦不食彼以為珍味商陸在吾鄉牛羊亦不食彼以為旨蓄正猶河豚在吳中為珍異直沽漁人剣其肝而棄之時魚尤吳人所珍而江西人以

為瀘魚不食世之遇不遇豈惟人為然夫物則亦有
然者矣仲裒聞張留乃樺柳也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升是職
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專名
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謝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
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為何公曰姑入
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
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跼蹐無地

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得成安社稷之功也

常朝諸司奏事御前事當准行者上以是字荅之成化十六七年間上病舌澀每荅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厚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以照例字易之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拜禮部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

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可謂際遇之
隆矣人有爲之語云兩字得尚書何用萬言書
天順間鄉人陳錡鼎夫爲職方郎中嘗談及時事云近
得葉與中奏保巡按廣西御史吳禎巡撫其地時葉
公總督廣東西軍務舉禎欲分任其責也因問禎之
爲人鼎夫云一利口耳與中以誠待物宜有此舉異
日必爲此人累也予竊記之後禎得位結構廣人百
計謗葉李閣老惑之時因言官嘗薦葉入朝僅移節

宣府而禎不久亦敗矣予於是服鼎夫之先見云近
聞于少保薦王偉爲侍郎時商狀元嘗盛言其非所
宜薦然疏已入矣既而于公有不愜意時每自嘆云
先見不如商大朴大朴商公舊字也
凡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
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
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
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

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讐而殺之無別故也奏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至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同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於義而蔽於愚其可哀憐也哉

浯谿峿臺㾈亭皆在今永州祁陽縣治南五里唐元結次山愛其勝異遂家其處命名制字皆始于結字從水從山從广皆曰吾者旌吾獨有也今按峿㾈字韻

書無之盖制自次山浯本瑯琊水名古有此字湘江之谿命名曰浯則自次山耳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語之不少貸也在翰林時嘗忤權貴出爲安陸知州同寮餞之或倡爲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

勸君更盡一杯酒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點直直直馬往往而不三點

嘗聞河内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彩帛碎屑終亦無恙予不之信也近尚書淶水張公患瘡在告予往問候云一日閒坐忽臂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紅一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之實線也方恠之俄而覺痛瘡遂作矣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此皆理之不可曉

者

永樂五年會議北京合用粮餉雖本處歲有徵稅及屯田子粒并黄河一路漕運然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見在海船數少每歲裝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之太倉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設左右運使各一員從二品同知二員從三品副使四員從四品經歷司照磨所品級官吏俱照布政司例本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

勤廉幹者以充其職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
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
奏上太宗有再議之旨遂不行
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
方種之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
此說見蘇州志按菘菜即白菜今京師每秋末比屋
醃藏以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州所産聞之老者
云永樂間南方花木蔬菜種之皆不發生發生者亦

不盛近來南方蔬菜無一不有非復昔時矣橘不踰淮貉不踰汶雊鵒不踰濟此成説也今吴菘之盛生于燕不復變而爲蕪菁豈在昔未得種藝之法而今得之邪抑亦氣運之變物類隨之而美邪將非橘柚之可比邪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不

知邪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脩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開元錢文或讀作開通元寶或作開元通寶本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非明皇開元間鑄也今錢背間有新月痕人遂以為始鑄錢時工人呈蠟樣楊貴妃玩視之因有指甲痕此蓋不知典故者因明皇年號與錢文偶同而附會其說耳 伸按錢志謂為文德皇后掐痕

菽園雜記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菽園雜記卷七

明 陸容 撰

予為庠生時嘗以家難赴愬前廵撫崔莊敏公公以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當是時也變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一節為題命作講義公初讀破題喜及讀至結尾有云使葉公而知此其肯以證父攘羊之為直使漢高而知此其肯貪天下而

分羹於敵國哉乃益喜稱賞之予時亦以爲偶有新得也近得楊廉夫樂府有杯羹詞鄭子美文集有索羹論乃知此義古人先得之矣鄭論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興師問罪與之决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之羹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之仁高祖有項伯之

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太公分羹高祖然
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
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
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
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
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羹爲名言
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答桃應之
問結之此前人所未道也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遣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内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内官之權振實攬之不使汎濫四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内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

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商文毅公輅自内閣罷官歸工部侍郎杜公謙時爲主事治水吕梁遇之獨厚商後被名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淛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名爲工部侍郎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於辭色少保于公謙爲兵部尚書時葉文莊公在兵

科屢劾之後喪偶請于爲墓誌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譖其議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沒文莊始得入爲禮部其不同如此

江南廵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盩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

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還元水者臘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細布緘其口引之以索浸糞厠中日久糞汁滲入瓶滿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化爲清水畧無臭氣凡毒瘡初發時取一盌飲之其毒自散此法聞之沈通理先生嘗試之有效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嚏皂角

末歃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
外良愈
輟耕録言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為嬸舅母合而
為妗耳此説良是令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
為黯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為襄但未有此字
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巳字反切楚辭些即娑
訶字反切令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為不律吳人以孔
為窟隴又如古人以瓠為壺詩八月斷壺是巳令人

以爲葫蘆疑亦諸字之反切耳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闕）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君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月日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它人依託者

韻書云楚莊王滅陳爲縣縣之名自此始此說非也周禮小司徒有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則縣之名先已有之但與今縣制不同耳或謂郡縣自秦漢始亦非也周制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廢封建之制置三十六郡以監天下之縣漢因而增置郡國六十七郡之名亦先有之特古今制度

不同大小夐異耳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為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後人效之如叙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屬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

鼓盖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慎歟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𥡴人革除年間𥡴守姚善好禮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於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學嘗令吏饋米於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還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

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義繼忠云此士子之務耳公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何者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

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爊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恠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隷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大量田地最是善政若委託得人奉公量見頃畝實數

使多餘虧欠各得明白則餘者不至暗損貧寒欠者不至虛賠糧稅弊除而利興矣周文襄巡撫時嘗有此舉以屬户部主事何寅寅日惟躭酒未嘗徧歷田野親視丈量秖憑里胥輩開報輙與准理丈量稍多分毫者必謂之積出比原數虧欠者皆謂之量更不開虧欠一項如太倉城中軍民居址街衢河道俱作納粮田地量至北郊二十七保多出田畝若干將内二項九十三畝有竒撥與太倉學収租蓋縮於城

市而伸於郊墟故有此積出非原額之外田也別處量出多餘者則以送京官之家自正統初至今量同者納無地之粮京官家享無税之利是雖何寅貽患於民而文襄安於成案不察其弊蓋亦不能無責也寅廣東南海人嘗問其家世已蕩然矣或者為官不忠所事之報耶

府官之制始於秦立郡守郡尉郡丞郡監之官漢因秦制罷郡監以丞相史分刺屬郡謂之刺史景帝改郡

守稱太守郡屬有司馬之官後漢有郡主簿五官掾
五官掾者兼置功曹户曹決曹賊曹倉曹是也晉齊
梁陳竝因之隋改刺史為總管以長史司馬録事參
軍東西曹掾司功司兵司倉司土司馬司法司户諸
參軍為參佐而省治中別駕煬帝改總管為太守改
長史司馬為通守贊治尋改贊治為郡丞唐改太守
為總管又改總管為都督省郡丞置別駕長史餘悉
因隋制景雲初罷州都督為刺史天寶元年改刺史

為守乾元元年陞州刺史為節度使大厯五年改節度使為觀察使宋以知州大都督之銜其官屬有通判長史司馬簽判判官掌書記推官支使録事司户司法司士司理叅軍政和間置司儀司兵司功與司録司户司士司刑為州七曹宣和間改州為路設安撫使都總管兼本路鈐轄紹興初改州為府以知州為知府設通判三員罷司儀司兵司功諸曹官元改府為路設達嚕噶齊總管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歴

知事照磨提控案牘譯史及録事司達嚕噶齊録事判官各一員本朝改路為府革達嚕噶齊治中提控案牘譯史録事改總管為知府判官為通判而同知推官經歷知事照磨皆仍其舊檢校則建置云

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賤者往往依附名族誣人以及其子孫而不知逆理忘親其犯不韙甚矣吳中此風尤甚如太倉有孔淵字世陞者孔子五十三世孫其六世祖端越仕宋南渡至其父之敬任元通州監税徙

家崑山元祐初州治遷太倉新作學宫世陞多所經
畫遂攝學事號莘野老人子克讓孫士學皆能世其
業士學家甚貧常州某縣一富家欲求通譜士學力
拒之歿後無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
譜去以此觀之則聖賢之後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
多矣

周瑛良石知廣德州時作祠山雜辯其辯埋藏一事云
按埋本作貍周禮以貍沈祭山川注云祭山林則貍

之祭川澤則沉之是埋藏者本山澤之祭也其曰令夜埋藏及旦皆無有過言耳考諸本集誌埋藏事謂坎地深廣各五尺凡祭物皆三百六十舁置坎中蒙以太牢之皮反土而平治之土不見羸餘或加縮於初及久後埋藏或值其故穴皆不見其中所有此說未為無理蓋土不見羸餘者平治之也或加縮於初者物腐而土陷也久後埋藏不見中所有者物化也令盜發古塚皆不見其中所有者亦化也人言地熱

則速化埋藏易化地熱故也道流欲神異之故為過言以駭愚俗耳所云本集蓋祠山舊有指掌集良石按而辯之

布衣沈鑒文昭記覽博洽而放言自廢時目為沈落魄或問云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是貧賤無福何也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户役之擾疾

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櫌於户役若身常有疾則不能遂志即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者大率皆國初收地及民田耳歲計之入有内官掌之以爲乘輿供奉然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倉廩府庫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已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聞大臣中惟彭文憲

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有議乞華罷者

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瞿世用御史廵按廣東時嘗寢疾卧内有堊壁一堵一

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恠之然猶疑病中眼花妄有

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爲畫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

猶見筆跡後數日才滅世用病尋愈亦無他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

莫能制一日含青李於腮綌家人㾜𤸇痛甚不食而

卧者竟日其妻憂甚名女巫治之巫降神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喚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示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崇信者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

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宥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鳴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淩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大崩遂欲建義横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人之作也又大寳不可以

妄攄欲杖劔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請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横之詈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載喜其奇而録之聞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山寺伽藍神三校珓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

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況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焰炙手可熱文人武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賀三老者吉祥從子都督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踵其門欽嘗欲爲求官力辭不可乾麪衚衕口一賣餅小家生女美而豔都督石彪欲取爲妾

父母樂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彪棄市曹欽謀反凡連姻及所親者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有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此特里閈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傅粉纓足其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逸去成化間嘗有嫁一監生者達無釁可逸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

者京城内外人家留教鍼指後至真定一生家生往狎之力辭不許生强之乃男子遂縶之于官械送京師法司奏置極刑此皆所謂人妖也

鯇魚字一作鯝味美而子有毒不減河魨子食之能殺人聞蛇亦能化鱉凡鱉在旱地得者不宜食下水則無毒矣

駙馬都尉本秦漢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今止稱駙馬

省文耳然唐人云戚里舊知何駙馬令人數列侯云
公侯駙馬伯蓋詩詞文移取便無妨若君前奏對自
當稱駙馬都尉令謁陵陛辭復命皆云駙馬臣某蓋
承襲謬誤莫之正耳
成化庚子山西石州民家生一豬二頭二尾八足共一
脊生即死王主事祿公差至其地嘗聞之知州云
嘗與鄭介菴會飲介菴問魚餒肉敗不直曰魚爛肉腐
而云然何如予不能對因請教曰魚之爛自內始如

腹之餧肉之腐自外入如軍之敗請問何出云不知所出嘗聞之先輩張伯緒如此後讀程沙隨思問録中具此説始知出於程嘗見晦菴先生稱沙隨爲程文益前輩也思問録於論孟多所發明

同寮劉時雍言其鄉一女染奇病每中夜有物來與交日漸羸憊醫莫能治聞一道士能祛邪請治之道士求二童男沐浴更衣各授以劍作呪語噀水使舞舞將終叱之去二童趨出投水中久之不起衆危之踰

半日水忽涌起二童共持一大蛇頭出頭微有角蓋
蛟類也二童仆地久而始甦女是夜始安寢病不復
作矣道士由是名譽大振後有人名之竟不驗或疑
其犯淫污自壞也夫蛟惡物也昔周子隱許旌陽皆
嘗斬蛟疑天地間自有此等神術人能至誠感神則
神物爲之呵護而其術以行不然則深淵之底蛟龍
之所蟠據人雖氣正而才武非其素履熟由之地而
亡生以狗之鮮有不隨其牙頰者矣安望其能提髑

髏而出哉

翰林編修張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當徒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葢六科係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葢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

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
出題考選亦不過虛應故事耳揆其所以其時典選
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專主體貌則其類得以並進况
學識兼備者必思舉其職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
默者之易制也盐山王忠肅公素有重望亦進一二
鄉里之劣者則其餘不足責矣使爲吏部者以公天
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
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若場屋時文則不

以試每五六人中擇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寮吳味道處之遂昌人嘗言其家人看稻莊所夜吹笛以自娛忽有大面矬人倚石而聽之次夜亦然家人知其爲鬼物然未敢發也至三夜乃然炭坐處置鐵筯炭中取笛吹之其物復來乃出其不意取筯刺之急趨水旁去詰旦蹤跡之見一大蝦蟇死水旁刺痕在其頷下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喋不敢
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詼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
科給事中餂之問故曰不語噤可治疥也崑山有徐
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
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
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
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衆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嘲詼固言路之不幸亦非

國家之幸也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敵人敢於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敕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

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後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於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陜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成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雪山移動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屋搖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至天明約有一百餘次次日午時止廨舍墻垣俱

倒壓死軍民囚犯皂隸二十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塌一半壓死男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各處奏報地震無歲無之而雲南之山移地震葢所罕聞者故記之

菽園雜記卷七

菽園雜記卷八

明　陸容　撰

襲封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廪給回日無馬快船裝送而張真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廪給且有馬快船之從盖其時方崇道教而内官梁芳左道李資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予聞之頗不平言於尚書余公欲優厚之公

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行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回日應付馬快船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時成化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也

近有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等四衛勇士小厮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鞵事下議部即可之時固安王公復為工部尚書余肅敏問之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王公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

此給之使其不勞縫製得以赴日起行京衛軍士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歲給與布匹綿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費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加此此非惟失豫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内竪其於國體胥失之矣余公服其言

每讀春秋左氏傳列國大夫或論事或諫君動輙陳古制度如指諸掌公父文伯之母雖一婦人而其叙王

后親織玄紞以下云云本末不遺如此則當時學士從可知矣於此不惟見古之人才皆有用之學亦可以占先王教化之盛矣今吏部每選考試監生作經義有不能記本題者任意書平日所記文字塞白名曰請客文章亦得除授有司一職云此風自宣德以來已有之矣夫時文與古義雖大不倫而姑恤之政蓋無有甚於此者嗚呼使此輩而寄以民事欲民之弗病得乎

嵇昭蘇州崑山人正統六年任知灤州涉獵古今涖民得體尤善楷書十三年以外艱去至今不忘其善此永平府志名宦條所載然崑山未聞有此人豈其先流寓他處出身籍貫猶書所自與記以備考

廣陵之墟有五子廟云是五代時羣盜嘗結義兄弟流劫江淮間衣食豐足皆以不及養其父母為憾乃求一貧嫗為母事之甚孝凡所舉動惟命是從因化為善鄉人義之歿後且有靈異因為立廟吳中祭五通

神者必有所謂太媽疑即此鬼也噫人莫不善於為盜而亦有風木之思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况非其真母而皆能循其教卒化為善不亦尤可取乎世有親在而不遵其教親歿富貴而不思者視五子能無愧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七八百里外夷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為禮部侍郎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

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蠻人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也當再詢其所以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令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嘗在定州適知州送馬神

胙因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葢此禮之不講久矣但不知大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為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為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為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又如湘江以舜妃皷堆以堯后葢世俗不

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為此也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其先常朝俱在奉天門上御座
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皆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太
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
定位六科本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
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
居
江通理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

一空櫃中其髮莖莖相結湊季行言諸御史昌肖家人遇雷震死徧身衣皆裂成絶條其條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盖脊筒尾内石灰泥撤淨如掃而尾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德乾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嘗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其皮二道自根至梢俱

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嘗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為雷神此皆平日閒坐客所談因類記之

羣舊作群云高皇惡君與羊並命移君羊上彔舊作𧙗云文皇為夏中舍改書崑舊作崐云崐尹馬文炯欲鎮壓其民改書此鄉俗相傳然羣崑古字觀韻書可知彔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趙松雪墨卷見之

蓋偏旁上下自昔竝用祖宗及文烱或者改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亟茂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賢對以音與陜同因命改姓陜近時山東布政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有警上覽疏見其名嫌德盛與得勝相近命改名靖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薦徵上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以理學名有司嘗應詔薦上上

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駕部員外郎張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究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名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閘之檢閱各王府符具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老內官云嘗記宣德間老

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宣廟賔天時老娘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名襄王因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令在後宫暖閣中老娘娘張太后也於是啟太后求之果得於其處已積塵埋没寸餘矣其後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亦以此云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長起一山長三日而止度之高二丈餘横廣八丈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

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戴御史用守廷獻江西高安人未第時嘗延一師於家塾師好為人作訟牒用父却之其俗凡為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鄰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直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搒掠乃自誣服用家出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一人報其匿處乃俾為嚮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

丙戌進士第仕至貴州叅議彼衡門褐夫不皆用伍則死於寃獄者豈少乎此典刑者所以不可不敬慎也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揚親聞其事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塜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

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揺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下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没趺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葢觸其機發也

山西之石樓永昌陜西之神木等縣土人善邪術名小法子能以刀錐置人腹中痛久之即死始覺時急求解法則免廣東西人善造蠱置飲食中中之即腹脹死以藥物解之即吐出本形或魚或蛇或蝦蟆而愈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

久之行遠任重即痛不能勝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此皆問之其鄉人皆以為實有者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御史借糧十萬石於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為閫㴑衿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無糧其何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

吞炭終為山下之厌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
成哀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邉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
難定兩家擇配巳酉二命相當皆佳近又聞有云人
曾作僧人弗可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為奴亦可喜
史傳所載脩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
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
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黄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
下先儒多以為妄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

子從右胳下水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壁縣民家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

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什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有等軍士永樂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為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

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急須飲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註云飲於禁反溺器也今人以暖酒器為急須飲字誤之耳吳音須與蘇同今稱爨熟食具為僕憎言僕者不得侵漁故憎之王宗銓御史嘗見內府揭帖令工部製步甑云即此器乃知僕憎之名

傳譌耳直駕校尉着團花紅綠衣戴飾金漆帽名曰只孫鶖帽只孫衣名今人有稱執金吾帽者亦似是而非也

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啟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啟東終身布衣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吾於是不能無感

崑山五保張某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日饒兄日凋落兄妬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預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舟人懼急撐舟就岸得逸去將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計不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證佐必貽害舟人不如且止從之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為不道所致云

元制內設中書省外設行中書省故舊時移文中多稱各省今既改行省為布政司而移文奏章尚有稱省者今之提刑按察司即元之肅政廉訪司俗稱按察使為廉使按察司多扁肅政字皆踵其舊也揆之時制似亦非宜在京各道廳事及在外察院多扁正己字諸司則無之蓋誤讀程伯淳語御吏為御史故也不然豈有官者皆不必正己惟御史當然耶

玉篇奇字類如欵乃万俟宿留冐頓可汗閼氏龜兹皆

連綿假借餘如袒免星宿之類半是本字未為奇也

今記憶類此者書之讀書有得當不一書

於戲(烏呼)委蛇(逶迤)齊衰(咨崔)相近(禳祈)扶服(匍匐)

揚休(陽煦)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過)休屠(朽除)

誰訶(誰何)從史(總勇)陂池(坡陀)取慮(趨盧)毒冒(代妹)

未嬉(妹喜)揖濯(楫櫂)雎結(椎髻)洒削(洗鞘)厓眥(闕)

朱提(主池)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內翰季方同游太學俱有文

名且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一日李方過陳緝熈内翰適其友李斯式出揖李方愕視久之問故云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遣人延斯式至家命工寫其真且以示辰云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涕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也辰字時用博學能詩文與李賔之學士有通家之好李益岳之壻云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因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

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隣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
假山下石仆壓死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
人薄之無委禽者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
貴之養娼不以為然後數年閩人子有奄入内廷者
既貴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
之遂見其貌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云此非吾母
當更求之左右覩望其意至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
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没㦲

寧伯王公為大同總兵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職方予問之曰當不久敗矣予問當在何年曰今年未幾降敕面諭革爵為民安置安陸州

周宗伯洪謨之父嘗為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飲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令見爾輩來遁去矣益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採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與鬬云何以割吾耳當

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故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固多強死之鬼與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凡入深山者須持利刃不宜獨行

吏部尚書歷城尹公旻罷後朝士多指其招權納賂之跡甚者上章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饑民公之

當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直以待人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賢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舉時乃先掌科掌道官若舉部屬亦先出入中官之門者平日所稱道者反不與又嘗記户科給事中李孟暘奉使山西回見代州等處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整飭兵備副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得旨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内以次升用一鄉人覬覦

京職不欲外升欲越次他陞又恐機泄故止覬覦京職者不久果升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吳中有鬼善淫凡懐春之女多被汚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吾邑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汚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有以也

蘇城商人蔡某嘗泊舟京口見一客長軀偉貌鬚髯被

腹髭長數寸蔽口竊計其有礙飲食乃邀入食肆以觀之客臨食脱帽㧞髻中二簪綰其髭插入兩鬢長歠大嚼旁若無人食已謝去曰感君厚情何以為報令舟中取一木棍授之云倘舟行有人侵侮當以此示之云翦子老官壓驚棍在此彼必退去後行江中猝遇暴客蔡如其言果不犯而去如是者再始知其為暴客之渠魁威信素行於人故也蔡後死九江客聞之賻以白金遣人護喪至京口而去

鈔字韻書平去二聲皆為畧取寫録之義無以為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宋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省便然皆不言其制惟入中鹽糧有塩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葢即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金史記交鈔之制外

為關作花紋其衡書貫例外書禁條闌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伯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葢始於金而元承其制本朝沿襲之與閒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一貫文者每貫直銀三

楮鏹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其制以桑樹皮為之竪長一官尺横八寸額上横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户部印四圍花紋闌
鐲音蜀又音濁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註云鉦也形如小鐘韻書又云温器今人名臂環為鐲音濁葢方言也近考之蠲桑蟲一名蚅爾雅蚅烏蠋詩俸革金厄

註云金厄接轡之環形似烏蠋以金為之今女人金銀臂環累累有節而拳曲正如蠋形鐲當作蠋音雖少異其義甚明

里人曾孟源嘗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迷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為一版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乃大焦棺板也劈而焚之深以為不詳自分必

死然竟無恙後年逾七十而終

菽園雜記卷八